

# 为了快乐而舞

刘琦刚从伦敦回来,她在那里和当地舞蹈家做了一个小型的演出,把金木水火土和奥运五环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编排和演出总共加起来只有两个礼拜,但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舞蹈家在创作理念和肢体运用上的碰撞让她非常享受。

在广州,刘琦并没有太多时间跳舞,她主要的工作是给演员编舞。她最喜欢待在排练厅,能跳上一整天的舞她就会非常愉悦,但是目前看来这也有点奢侈。作为广东现代舞团执行艺术总监,刘琦还要负责团里的日常事物。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地图为两点一线,从宿舍到排练厅和办公室,不在团里,就在家,周末外出采购,有时和朋友吃饭。

从幼儿园就开始跳舞的刘琦到现在最想做事情依然是跳舞,这在别人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刘琦形容小时候的自己是一个自闭的小孩儿,舞蹈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并且玩得很开心,也许是因为这样,她才能一直跳到现在。舞蹈成了一种内心的需求,她非常享受舞蹈的动作、质感、音乐的配合的乐趣,有没有人看、评价如何这些都不重要。纯粹地作为一个舞者存在的时候,刘琦觉得自己是最快乐的时候,即便重复做一个动作看起来非常枯燥,但对她来说,就像一个沙漏的重心在慢慢转移一样,充满着乐趣。

跳舞带来的乐趣和愉悦让刘琦时刻觉得自己是快乐和满足的。她也将自己和普世价值所定义的快乐做了比较,发现自己没车没房。但是,一个通过多年的训练和汗水的累计才得以完成的动作带来的享受千金不换,这种快乐让她一直前行,包括不停地舍弃和坚持,和她当年放弃讲师身份甘愿来现代舞团当一个普通的舞者一样,“非常疯狂,但是已经疯了,我要更疯一点”。

## 舞蹈的背后是生活历练

刘琦现在的主要工作是编舞。舞蹈是一个综合的艺术,舞者、音乐、舞台、灯光等等因素结合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往往和编排时设想的有所区别。刘琦把编舞的创作比喻成一个实验,就像可乐一样,制造可乐的人当时只想研制一种治疗感冒的药水,结果这个药水的疗效并不怎么样,但是它成为了流行饮料,这和设计者的初衷虽然背离太远,但是至少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编舞就是这样,有时候编的时候刘琦想的是这回事,但是演员理解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出来的效果会超过她的预期,有时则达不到期望值。刘琦自己更享受跳舞,因为编舞并不是一个创作的完成时态,只有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的及时反馈和舞者的现场发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舞蹈才算真正地完成,最后的这个过程,编舞往往很难参与其中。

刘琦鼓励年轻的舞者外出认识生活,只有在理解了生活后,舞蹈才可能丰富起来,而不是动作的堆砌。也有舞者见识了舞团外的生活后改行,因为外面的生活比舞团里的全年排练、演出要精彩许多。刘琦希望年轻舞者多一些生活历练,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出去了舞者回流,因为出去了再回来的舞者会更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跳舞,这时候他们的舞蹈才会更成熟,内在的张力会更大。因为舞蹈并不仅仅是肢体上的摆动,它更应该是精神的表达。舞者在进行二次创作的时候,应该有自己的想象力和生活经历可以放进去。



## 刘琦的城市印象

也许是舞蹈的缘故,刘琦对空间特别敏感。在她去过的城市当中,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特福德镇是她最喜欢的地方。“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几家商店,还有几个酒馆,非常安静。建于十八世纪的房子都由木头支起来,很原始,还有大片的湖泊和森林。”刘琦喜欢大自然,有时候排练完毕,从排练厅走回宿舍的路上,她会伸开双手感受迎面而来的风,那一刻她是享受的。

刘琦喜欢有历史感的城市,例如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老建筑保持着旧有的风貌。虽然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但是依然保留了大量的老建筑,而且在新建的楼房的时候还会配合老房子的风格来设计。刘琦在纽约的时候就住在一个不是很现代化的房子里,卫生间是公用的,一户连着一户,早上起来大家相互问好,晚上道晚安,虽然语言不通也要聊一聊,她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的。

住在有历史感的城市里每一天的风景都是新的。同样一条街道,每天走几遍,还是会发现以前没有留意到的建筑物,每幢房子都有不一样的细节,这种发现和观赏让刘琦非常欢喜。现代化进程对城市的影响有许多种,反思到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时,刘琦对广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现代化都市空间狭小,人人都要为一席之地奔波进取,像投入了一场游戏后再也无法抽离。人应该掌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对它的掌控权交出来。对生活状态和城市的思考,直接投射到了刘琦的作品当中。

## 以舞蹈记录和思考城市

刘琦的几部舞蹈作品都围绕着城市人的生活状态展开,包括《临池》、《前进·前进》、《飘城》等,以舞蹈记录、呈现出当代人的生活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外在的,像生活步伐和生活节奏上的变化,也可能是内在的,浮躁、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的增加等等。“就像在一个洗衣机里搅动一样,人们是被操纵的,很多人都在忙碌地挣钱,却忘记了生活是什么样子”刘琦对因物质的冲击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感到担忧。《临池》表面上讲述的是传统的书道,然而实质上表达出一种有别于主流价值观的生活状态。有人问她为什么不用泼墨来代替狂草,或者为什么狂草这部分不让演员在舞台上即兴演出。刘琦认为无论是不急不缓地书写还是狂草,后面都有章法可言,释放和宣泄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临池》试图展示出某一类人的生活状态让大家可以思考、审视自己的生活,而非告诉别人,这样才是对的,那是错的。

城市化的冲击对现代舞也带来了相当的影响。舞者拥有比从前更多的选择,他们从跳舞当中得到的快感和愉悦,也可以从外出赚钱、上网打游戏里得到,他们可能会将时间从排练里分出一部分用于其他活动,也容易在众多的选择里放弃跳舞,或者不那么用心地跳舞。刘琦有时候会问舞者,你为什么要跳舞?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别人的掌声?如果跳舞不能成为内心的需求,不能成为快乐的源泉,那么他很可能觉得待在舞团里的生活很枯燥,很可能就会放弃。也有一些舞者通过舞蹈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样的作品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也许和刘琦当初的设想并不一样,但她也会很开心,因为至少他们会通过舞蹈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状态。

## 缓慢而节制的快乐

缓慢和节制是刘琦日常生活的两个关键词。喜欢蔬菜,但不挑食,习惯细嚼慢咽地吃饭,然而再好吃的东西也不多吃,因为身体的需要只有那么多,不能过了;不经常逛街,但是喜欢慢慢地看,没有太多的购买欲,习惯从每个城市收集一件纪念品;赚了钱就花在舞团里,因为这让她快乐。

刘琦的生活方式归结起来就是快乐,一切从快乐出发。她说自己是个享乐派,舞蹈是她最享受的部分,为了舞蹈她曾经不顾一切。舞蹈之外的生活对其他人来说也许并不那么有趣,除去排练就是自己在家听音乐、工作,有时外出表演,旅途中总有她喜欢的风景。城市为个体提供了各种选择和可能性,刘琦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紧不慢,在她看来,自己的每一天都是鲜活的,不管天气如何,大自然的每一个瞬间都让她为之动容。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刘琦知道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也知道如何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她舞蹈,并将一直跳下去。



摄影 郭柯堂 实习生 叶伟报

### ■达人问卷

●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

蛇。因为蛇喜欢待在幽暗的地方,不想被打扰,但一旦被侵犯,就会非常有攻击性跟爆发力。而且我觉得它的生命力很强,而且身体柔软,适应性很强。

●你希望自己有哪种特异功能?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我不想预知将来,不然就没有新鲜感了。希望过去自己没有看到过的都能再看一遍。

●你有什么怪癖? 我喜欢摸棉制品。

●如果你可以改造所在的城市,你会最先做什么?

治理水污染。广州的水污染很严重,河道很多,但是水都是臭的。如果它们都是干净的,这个城市的人的皮肤会好很多。

●你最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人们喜欢一窝蜂地去干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就会变得极端疯狂——我最怕发生这种事,所有人都冲着自己并不明确的目标很疯狂地做事。

●你目前最奢侈的想法?

我想在一个有山有泉水,还有一个湖泊,还有一个小房子,很柔软的被子,然后听泉水“哗哗”的声音睡上三天。

●随身必带的物品? 钥匙、手机、钱包、烟。

●形容一下你小时候的样子?

很肆意地笑,小时候应该是很乖的吧。

●你有写博客吗?

没有。我是恐龙,刚刚孵了蛋,现在会一直产。经常一上网就觉得好多时间都过去了,没有写博客,让我说还行,写就……